

北 南 西 東

著 虹 曼



版 全 社 協 化 文 國 中

版權所有
必究

民國廿七年八月初版

東西南北

定價 三角

實價 二角五分

著者 曼

虹

出版者 中國文化協社

總經售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霞飛路霞飛市場

印刷者

倉頡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南成都路一四一號

序

近幾年來，我曾經跨越過不少的崇山，曾經跋涉過不少的汪洋，時刻地去追求我憧憬中的理想，希望盡着自己一點棉薄的力量，與匆倉的時間，能做出一點對人對己對社會有點意義的事來。然而憧憬中的理想，始終在憧憬中。靜思自檢，仍覺空無所有；如今所留下來的，只有滿身的創痕。

我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實在太棉薄了，自己的時間實在太匆倉了，原也不敢妄存奢望，做出有什麼意義的事來。不過自己覺得內衷的火時刻地在燃燒着，身上的血時刻地在沸騰着，使我片刻不能停息，不敢停息，至今仍舊拖着這創傷的身軀，靠着我這棉薄的力量，趁着我這匆倉的時間，向着這惡濁的社會，黑暗的世界去折磨，奮鬥。我對於自己的身體，精神，時間，絲毫也不吝惜；對於過去做過的事，與現在做着的事，一點也不覺得灰心，更不會有些兒

的後悔。我想自己畢竟還是一個人，在一個人未死之前，似該做些人所應做的事。在這茫茫的人海中，在這悠悠的歷史上，個人的生命，又算得什麼呢！

這幾年間，自己曾創辦過報紙，出版過雜誌，有時遇着不平的事，忍熬不住，不免也說幾句不平的話。希望這些脆弱的微音，能使有些人聽到點不平的反响。

「八一三」後，報紙刊物相繼停版，最近偏居滬濱，已久未捉筆了。荷承諸友好的策勵，將會在滬粵各報及雜誌上發表過的雜感，隨筆，遊記之類，選輯成書。因文體複雜，無所不談，且各地遊記也不少，故取名爲「東西南北」。編完以後，想想從前漫遊過的地方，現在都已盡成烟火瓦礫之場。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舊地重遊，正不知待諸何時！書至於此，令人不勝感慨系之！

曼虹 廿七、八、一、於上海。

東西南北目錄

生活與刺戟	七
從報應說起	九
時局與新聞記者	一一
言論自由	一三
歡迎與歡送	一五
君子黨與小人黨	一七
談做人	一九
談做事	二三

談相學·····	二四
中國人的兩重性·····	二六
敵與友·····	二八
雜感一東(一)·····	三〇
雜感一東(二)·····	三二
罵人·····	三八
從廣州的娼妓說起·····	四〇
禁賭的話·····	四三
廣東蛋民的生活·····	四六
什麼是人生·····	五〇

一 堆廢話	五二
天堂之遊	五六
故都雜話	六〇
平綏路上	六六
憑弔昭君墓	七一
塞外隨筆	七四
西北農村訪問記	七九
北靈廟遊記	八六

北 南 西 東

8

生活與刺戟

當一個人精神頹萎，或意志消沉的時候，他所需要的不是同情，也不是安慰；他最需要的是「刺戟」。刺戟能使我們頹萎的精神變為亢奮，消沉的意志變為勵進。刺戟的發生，常因時因地與各個人的環境心情而不同：讀了一篇文藝作品，看過一齣戲劇電影，同別人談過一次話，或遇到某宗特殊的事物，都會變成一陣狂風，把你平靜如鏡的心情，掀起漫天的大浪，使你想到了你的現在，想到你的過去，想到你的將來。這時你的頭腦異常敏捷清醒，很明白地，理智地認識你自己，認識你所做的事，認識你所接觸的人，認識你整個的環境。那時它會啓示你怎樣去做事，怎樣去做人。所以我們需要生活，同時我們更需要刺戟。

我是一個素喜曲線生活的人，常在波濤式的生活中度日。直線的生活會使

人的意志消沉，精神頹萎。環境太好的人，生活閒逸優裕，刺戟自然很少。但這些人却像溫室中的鮮花，只能供作裝飾而已，決不禁狂風暴雨的摧折。環境惡劣的人，一如身臨戰場的戰士，不斷地使用他們的眼，使用他們的腦，使用他們的手，使他們的心情時時緊張，處處凝神，自然給與他們的刺戟也很多，所受的痛苦也很大，可是他們的意志，他們的能力，却從這裏鍛鍊出來了。

從報應說起

我首先要聲明：此處所談的報應，并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百殃」的所謂神的報應，而是必然的人爲的報應。比方慣用權術，或欺詐手段的人，在某一時期，某種場合中，也許會收到意外的效果。可是權術無論如何高明，欺詐的手段無論如何神妙，權術到底是權術，欺詐到底是欺詐。換句話說，權術會有時而窮的，欺詐的手段會有時而盡的。到對方識穿了你所施用的是權術，是欺詐的時候，你的權術，欺詐，就無所施其技了。同時另一些善用權術或欺詐手段的人，又自然而然地會「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請君入甕」的故事，古已有之。民國以後，也有不少的例子：吳佩孚反了段祺瑞而自號統帥；孫傳芳又反了吳佩孚而自稱聯軍總司令。這是一種報應。李濟琛倒了梁鴻楷，而榮膺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又倒了李濟琛而榮膺第一

集團軍總司令。這又是一種連續的報應。

我們根據過去的歷史，與民國後翻來覆去的政治現象，足以證明爲政者採取權術，或採取以力服人的霸道，決不會成功的。而我們先賢同心嚮往的「以德行仁」的王道，將來必有發煌的一天。無論墨索里尼的咆哮如何驚人，希特勒的鐵腕如何強硬，決非政治上的正軌。領袖欲自造成其爲領袖，決不是真正的領袖，也不是民衆需要的領袖；反之，由民衆推戴擁護出來的領袖，才是真正的領袖，才是民衆需要的領袖。

時局與新聞記者

時局一緊一緩，有如肺癆病者一般。你要說他壞，又似乎曙光掩映，若有一線生機；但你要說他好，又似乎叢脞滋生，施治無由。你以為聰明一點，搜羅了中西日報之類，想找些正確的消息，那比登天還要難。他們或因立場不同，利害不同，有些則任意散佈謠言，希圖使時局趨於嚴重，以逞償他們的某種野心。有些又因環境的關係，正確的消息不能發表，發表的又未必與事實相符。故每遇事件發生，常看到許多撲朔迷離，前後矛盾，甚或是非顛倒的消息，大有使人看望不清，摸捉不着的神態。

所謂評論，各報雖然每天都有不少洋洋大觀的妙文，但你想找些中肯的，由衷的話，那就很不容易了。應評的而不評，應論的而不論；想評的又不易評，想論的又不易論。而他們所評所論的，又多屬不應評，不應論，或不想評，

不想論的。所以遇到寫評論的人，你如果問他：「你的話已盡於此了嗎？」他一定會向你一連回答幾個「不」字。你如果進一步問：「那末除評論外，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話嗎？」他又必會向你補述許多「未盡於此」的話來。而且這許多「未盡於此」的話，才是他所認為中肯的，由衷的話呢！同樣地遇到採訪記者，你如果問他：「你採訪的消息，除報上發表外，還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嗎？」他也會向你報告報上以外的許多新聞。而且這許多新聞，又多屬正確的翔實的。

因為這些原故，近來每遇事件發生，大家都不大注意報上的記載，而好從朋友的口頭上探詢消息。我們的行家更成爲他們探詢消息的最好對象。所以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被一些朋友糾纏起來，有時竟覺窮於應付。我想，這也是新聞界的病象吧！

廿六、二、一。

言論自由

時局一天一天的緊張，人心一天一天的惶惑，稱爲傳達消息，代表民衆喉舌的中國報紙，却看不出有一點正確的消息，或一篇由衷的評論。報紙的價值因而低減，報紙的地位因而降落。近來常看到報上登有關謠的談話，與否認某事的消息，但謠言的真相，與否認的內容，我們在報上始終看不出來。外國報紙因所處的地位不同，遂大受市民的歡迎。每當時局吃緊之際，報販乘機居奇，每份售價常增至一角或數角。此種情況，無異助長外國報紙的發展，減低本國報紙的價值。

本來檢查新聞，在相當的條件之下，固屬需要；但過分的苛求，又似非所宜。

最近我們在街頭上，茶樓中，到處可以聽到揣測的流言，悲憤的怨聲。須

知消息越不公開，街頭的流傳越廣，各種描述越發離奇，聽的人越覺得神秘。欲使民衆蒙在鼓裏，在理爲不該，事實上亦勢有所不能。已發生的事，祇求事的解決方法，決不能因忌醫而諱疾。際此外患日逼，大戰風雲密佈的時候，敵人正張牙舞爪，來施展他們威逼利誘的慣技，以圖填償他們的獸性慾壑。大難方爾臨頭，未來的慘禍尤烈。當道者倘不開誠布公，徵集全國民的公意，以決定整個救亡的國策，則國事更從此已矣。故緩弛過苛的新聞檢查，保障言論自由，實爲我們目前應有的要務。望當道諸公，注意及此。

廿五、十二、十六。

歡迎與歡送

來者迎之，去者送之，迎之送之，送之迎之，這是宦海浮沉，政治演變的現象。但在送或迎字之上，而加上一個「歡」字，那就冠冕多了。其實呢，在迎者或另有所歡，在送者恐怕并不見得吧！

每當主角登台之前——無論是戲劇舞台，或政治舞台——一般鼓手樂手，爲助助聲威起見，少不免要大吹特播一番。到了觀衆望窮秋水，那位主角才三步一擺地搖擺出來。

然而程硯秋登台是那套玉堂春，尙小雲登台也是那套玉堂春，梅蘭芳登台還是那套玉堂春，反正都是那麼一套玩意兒，又有什麼稀奇呢！不過有時換換花樣吧了。

就以政治的舞台來說吧！當一個政治要角未登台之前，他的文章多麼的漂

亮呀！他的演詞多麼的動人呀！但是到他登居尊位以後，我們就漸漸地聽不到聲響了。他們也許會改變口吻說：「爲政不在多言」哩！

有時環境改變了，情勢有點不同，他又會掩旗息鼓，棄甲或棄冠而逃了。這時送他的人已經很少了，能「歡」送的恐怕更不多見咧！就有歡送，但總像歡迎他時的那麼熱鬧的，又能有幾人？

歡迎的人們，被歡迎的人們，請想想你們將來歡送或被歡送時的情景吧！

君子黨與小人黨

我們如果讀過宋史，都知道北宋有所謂君子黨與小人黨的政爭。自稱爲君子黨的以司馬光爲領袖，被稱爲小人黨的以王安石爲領袖，其實司馬光領導下的所謂君子黨，自然有不少所謂君子；但王安石領導下的所謂小人黨，又何嘗盡屬小人！

當北宋末葉，政治窳敗，經濟涸竭，內亂頻仍，外患緊逼，朝野上下都覺惴惴焉，大有不可終日之勢。王安石提倡變法維新，其目的無非欲挽救危亡；司馬光主張恢復舊制，其目的也無非欲挽救危亡。但是大家爲了攫奪政權，不惜互相傾軋，以致勢成水火。王安石倒了，司馬光繼而秉政；司馬光倒了，王安石繼而秉政。後來兩黨中又各起內閥，君子黨外，又有所謂君子黨，（計分蜀，洛，朔三派）小人黨外，又有所謂小人黨，（除王安石外，有呂惠卿，蔡京

等派別)政潮屢起，國策數易。首先由政爭而變為黨爭，最後則由黨爭而變為個人的意氣之爭。北宋至此，便一籌莫展，而陷於不可收拾的局面。起初大家的目的，本來都在救國救民，而結果，大家都變成禍國殃民了。歷史家在這史實中，加以「黨爭誤國」的標題，實屬恰當之至。

現在我們的情形，正與那時相彷彿。九一八後，外患日亟，國勢日蹙，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呼聲，雖喊得震耳欲聾，可是始終還不會見到精誠團結的事實。我們想起「國策未定，金人早已渡河」的話，就不禁悚然而慄。不知當道諸政要，能以君子黨與小人黨為前鑑否？

廿五、九、廿五。

談做人

有些人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罵人的時期，第二爲被罵的時期，第三爲自罵的時期。一個人在青年期中，因爲年少氣盛，頭腦純正，感情熱烈，心目中充滿着憧憬中的理想，眼見社會上許多事物，覺得這樣又不對，那樣又不對，非這樣不可，非那樣不可。在他們的腦海中，事情非常簡單：不對的要立刻打倒，合理的要馬上實現。於是罵這個，罵那個，大罵不已。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罵人的時期。

後來年紀長了，或遇到某種機緣，自己也踏上舞台上去。那時因爲環境的關係，利害的關係，從前所認爲聽不順耳的話，這時已漸漸的聽慣了；從前所認爲看不過眼的事，這時也漸漸的看慣了；從前所認爲應講的話，這時也不敢講了；從前所認爲應做的事，這時也不敢做了。于是又被別些後起的人大罵起

來。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被罵的時期。

最後年紀老了，閱歷也深了，到了「人之將死」的時候，「其言也善」了。想起自己過去所講的話，所做的事，大多是對不起人，對不起社會，對不起自己的，于是自己便罵起自己來。有些或做點慈善事業，圖補前愆；有些或奉誦佛經，以圖解災。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自罵的時期。

以上分的三個時期，我不敢說每個人都必經過，有些人也許永遠都是罵人，到死也不會被罵，自罵的；而有些人也許永遠都是被罵，自罵，到死也不敢罵人的。一個人由第一個時期踏進第二個時期中，是一個最危險的時期，意志薄弱的人，或為環境所誘，或為生活所逼，很容易與惡的勢力妥協，由妥協而慢慢的變為投降。那時便自然而然地陷落被罵的隊伍中去，自然也有些意志堅韌的人，不屈不撓地在這種苦鬥中，鍛鍊成精幹的戰士。

然而精幹的戰士能有幾人？現在許多被罵自罵的人，可不就是過去罵人的

人嗎？

青年的朋友們，請永遠保存着你們純正的頭腦，誠摯的感情吧！謹祝諸君
長青不老！

談做事

我們平日所做的事，有些是應該做而做的，有些是必須做而做的，有些是歡喜做而做的，有些是不歡喜做而不得不做的。應該做的與必須做的，自然要做，姑不必說。但歡喜做而做的與不歡喜做而不得不做的，可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人生有所謂快樂與痛苦的話，那末，前者就是大家所認為快樂的事，後者就是大家所認為痛苦的事了。

不過所謂歡喜的與不歡喜的，快樂的與痛苦的有時又不易分別出來。同是一樣的事情，因為目的與心情的不同，往往發生兩種相反的感受。栽花，在愛花的人親自播種，澆水，栽培，這些事覺得非常有趣；但在為了工錢而栽花的工人看來，就認為是一件痛苦的事了。扒船遊湖，在遊客們看來，是一件快樂的事；但在為了生活而替人扒船的船夫看來，就認為是一件痛苦的事了。同是

一樣的事情，在初時做來覺得非常有趣；但做得久了，又往往變成一件痛苦事。蘇格拉底被灌毒而死，耶穌被釘十字架上，文天祥慷慨從容就義，在普通人看來，認為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他們爲了正義與忠節而殉難的人看來，又認為是一件極快樂的事。

什麼是快樂的事？什麼是痛苦的事？我似乎覺得有點模糊了。中國人多以「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話去勉勵人，做事的人也常以「埋頭苦幹」的口號來自勵。其實這是似是而非之論，不足爲訓的。一般人對於苦樂的區別，不外以物質的條件來做標準。殊不知普通所認爲吃苦的生活，在爲了思想，或爲了正義與真理而奮鬥的人看來，一點也不覺得苦，反而甘之如飴，「樂」意去「幹」。對於所謂優遊逸適，或背心悖理以圖富貴的生活，反視爲痛苦，不堪熬受。因此凡決心幹事的人，倘若抱着「苦幹」的念頭，則既視以爲苦，就自然不會持久有恆。結果即不至妥協投降，亦勢必半途而廢。所以「吃苦主義」的主張，我們是應該力加糾正的。

談相學

我是個不相信命運的人，但我頗相信相學。自然我所說的相學，與相學家們的觀點不同。他們以人的面相各部分爲各個運期，以相人的富貴貧賤與妻兒禍福。在我們相信科學的人看來，實在覺得無聊，而且荒誕。不過面部富於表情，那是不能否認的。我們心情上的變化，無論喜怒哀樂愛惡慾，都可以從面部的表情上看得出來。這就是相學家們所謂看氣色了。我們歡喜時，沒法制止自己不笑，悲哀時沒法制止自己不哭，盛怒時沒法制止自己不紅臉，驚慌時沒法制止自己的臉色不發青，愛戀時沒法制止自己的眷戀之情。其次，一個人在得意時，免不了喜氣揚眉；失意時，免不了愁容滿面，這些面部的表情是很明顯的，誰也可以看得出來。至于忠誠與狡猾，愚鈍與機警，聰明與莽魯，小氣與大量，甚至安逸與勞碌，富貴與貧賤，凡善于觀察的人，在人們的臉色上

，態度上，服裝上，談吐上，舉止上，也很容易辨別的。一般相學家者流，不過老于觀察人與善于觀察人而已。所謂能知過去未來，能卜吉凶禍福者，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平日接觸各色各樣的人很多，倘能隨時留意觀察，則對人處世，實也不無裨益。

中國人的兩重性

中國人每年都過着兩重的新年——過了一個陽曆新年，還要過一個陰曆新年。過去政府當局雖會頒布廢止陰曆，實行以陽曆爲國曆的通令，并限各行商在陽曆年底結賬，禁止慶祝陰曆新年。可是直至現在，商店結賬，仍舊在陰曆年底結賬，慶祝陰曆新年，仍舊一樣的在慶祝。報紙，在陽曆新年雖已循例停刊，但到陰曆新年，還是藉口舉放寒假休息幾天。政府機關，在陰曆新年雖名爲照常辦公，但上下級職員十有九藉故請假休息。這就是中國人的兩重性，也許就是祖傳的中庸之道。

再就社會的情形來說：房子，外面建築是朱門綠瓦，內面佈置却好用洋桌沙發；生病，中醫看過不好，不妨請個西醫來試試；出殯，雖然有洋樂作前導，但中間大可以插一兩隊和尚道士來作法；大學教授在講台上大談其聲光化電

，但家主婆在家參神禮佛也無妨；士大夫輩身上穿着長袍馬褂，下部不妨穿着西杖皮鞋。這又不是中國人的兩重性，祖傳的中庸之道嗎？

不過時代的巨輪，不斷地推前邁進，決不容我們做中庸人了。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舊渣滓的升浮，惡勢力的掙扎，等於一些沙泥，替這時代的巨輪填好一條康莊的大道吧了！

敵與友

就表面上看來，敵與友這兩個絕對相反的名詞，似乎區分得很清楚，不容有絲毫的混淆。但我們根據了許多事實，歸納起來，却又不易區分。

其實在這什麼都以利益為前提的世界中，只問對於自己有沒有利益，有什麼所謂敵，什麼所謂友呢！今天是敵，但為了自己利益的緣故，明天又可以變為友了；今天是友，但為了損害自己利益的緣故，明天又可以變為敵了。敵敵友友，友敵敵友，這是與感情或公理都漠不相關的。個人方面如此，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國際方面無不如此。

政治家遇到了他的政敵時，彼此鉤心鬥角，互相詆擊，甚至不惜以兵戎相見。但為了某種利益關係，便又會握手言歡，變而為政友了。過去詆擊的主張，戰時犧牲的慘劇，雖還縈旋於人們的腦海中，但在他們的言歡中，早已成爲

小孩子的戲玩，而視作毫無意義了。

國際所謂敵國友國，也不外乎權衡利害，而大演其捭闔縱橫的把戲。今年聯甲以抗乙，明年又聯乙以抗丙了。其聯也，雖說是爲了公理與正義；但其抗也，也說是爲了公理與正義呀！

敵，什麼是敵？友，什麼是友？誰是敵？誰是友？朋友，請你問上帝去吧！

雜感一束（一）

在愛人的面前，他的頭腦分外靈敏，他的精神分外奮發，他的品性分外慈和。說起話來，常說出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名言偉論；寫起信來，常寫出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驚人傑作；做起事來，常做出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卓越成績。他無論如何吝惜，但挽着愛人看戲，遊玩的時候，他總是慷慨豪爽的。

× × × × × × × ×

當一個人在熱戀的時候，只有她（或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完人；當他們感情破裂的時候，覺得世界上除了她（或他），再沒有壞人了。「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 × × × × × × ×

能以愛愛人之心愛人，則天下之人，無不兼相愛矣；能以追求愛人的勇氣

去做事，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

× × × × × ×

你對人若先存有不快之感，或不好感，又怎能使人對你引起快感，或好感！你要人家愛你，敬你，你必先要愛人，敬人。

× × × × × ×

人在外表上裝飾得很漂亮，其實肚皮內都滿藏着臭不可聞的東西。朋友，不要騙人，騙己，騙你的子孫了，請扯去你的莊嚴的假面具吧！你敢發誓說：「我在公開中，秘密裏都不曾做過或想做過壞事」嗎？

雜感一束(三)

「才」者，「財」也。現社會所尊敬的是「財」，不是「才」；所需用的是「奴才」，不是「人才」。

× × × × × × ×

中國人的面孔畢竟有點古怪：對外人一副面孔，對自己人又一副面孔。對外人則奴顏悅色，奉承應命，惟恐不週；對自己人則裝腔作勢，叱咤壓迫，尤恐不力。能以對外人的面孔對自己人，能以對自己人的面孔對外人，中國才有挽救的希望。

× × × × × × ×

口號，標語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宣言，傳單的時代也過去了，漂亮的文章，我們看得厭膩了，動人的演講，我們聽得煩躁了，不兌現的支票，我們用得

太多了，現在我們最急切，最需要的，只有一句話，就是：「拿事實來！」

× × × × × ×

宋徽宗嗜玩古董，那時國難雖然十分危急，但他仍舊努力收集古董。因為他認為收集古董是發揚中國文化；發揚中國文化，也是救國的要務。後來金人入寇，徽宗被擄，國固不能救，而他認為發揚文化的古董，也眼睜睜地給敵人搬走了。

× × × × × ×

有人說今年（指廿六年）為兒童年，有人說今年為市民國貨年，又有人說今年為週刊年，但我說今年為虎豹年。近日報載香港兩次發現猛虎，杭州先後發現虎豹，最近成都又發現虎嘯，虎豹處處，怪獸遍號，好像東西南北都已成虎豹世界，也許這是象徵今年是不祥之年，中國將遭浩劫的預兆吧！不知武松李逵諸好漢，能現形顯顯身手否？

我們在書本上或舞台上，看到丑角和正派角色，繪畫得很明顯，但我們在日常接觸的人物中，却很少遇到像書本上，或舞台上那麼壞的丑角，或那麼好的正派角色。

一個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他憧憬中便會閃出許多理想來，飄渺地在招誘他，撫慰他。也許這憧憬中的理想，永遠也不會實現，但在他未死之前，憧憬中的理想，仍舊飄渺地在招誘着他，撫慰着他。

先生對學生說：「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你們應該要這樣做，不應該那樣做。」然而學生常常發現先生所認為好的，他自己偏偏當作壞的看待；他所認為壞的，他自己又偏偏當作好的看待；他所認為應該做的，他自己又偏不

去做；而他所認為不應該做的，他自己又偏要去做。人類的的生活，就在這種矛盾中過去了。

× × × × × × ×

現在的教育，可以說是強盜的教育，現在的世界，可以說是強盜的世界。教育家一面教人如何去愛人，如何去助人，如何去救人；一面却又教人如何去恨人，如何去欺人，如何去殺人。科學一天天的發達，殺人的利器一天天的倡明。文明(?)國可以樹起文明的幌子，去侵略未開化(?)的國家；兇悍的民族可以拿所謂親善的口實，去壓迫弱小的民族。公理在那裏！正義在那裏！現在的教育，不是強盜的教育嗎？現在的世界，不是強盜的世界嗎？

× × × × × × ×

在這世界中，無所謂公理，無所謂是非，更無所謂善惡。只要你有錢有勢，不管你是忘八，是貪污，是強盜，總會有人來替你捧場，歌功，頌德。至於

你的錢的來源，無論剝削來的也好，棍騙來的也好，盜竊來的也好，賣國來的也好，賣皮肉，賣靈魂來的也好，都不會有人來追究你的根由的。真是無法無天的世界呀！

罵人

在過去有不少人因罵而成名的，如：禰衡罵曹，賀后罵殿，成仿吾之罵胡適，錢杏邨之罵魯迅，陳公博之罵吳稚暉，古今來政治界與文藝界都不乏前例。但是在這個年頭兒，情形就有點兩樣了。我們說話已經很不容易，罵人那就更感困難。假如他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威聲顯赫之下，我們不敢罵他；假如他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卓譽宣垂遐邇，我們又不該罵他；假如他是一個寄勢附庸的人，本身已堪憐惻，我們又不忍罵他；假如他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人，無關社會安危，我們又不願罵他；假如他是一個貪污惡劣的人，早爲人所共棄，我們又不屑罵他。罵人，我們罵什麼人呢！

照「罵」字的字義解釋：馬字從音，兩口相對而成罵。要是祇有一個口，對方并不理睬你，罵就根本不能成立，罵的人也就覺得無聊了。罵的種類：有臭

口謾罵，有冷笑熱罵，有胡謔胡罵，有背後偷罵，有據理直罵。不過無論那一種罵，凡罵都因不滿于對方，憤恨至忍無可忍時，才噴洩出來的。罵了以後，心裏就覺得輕鬆痛快。倘因怕罵而對不滿於自己的人，加以壓抑鉗制，在表面上，儘管懾威臣服，忍氣吞聲，但背後偷罵，冷笑熱罵，這是禁不了的。商紂雖派人四出禁罵，秦皇雖有偶語棄市之舉，然而至怨聲載道，人民憤恨至忍無可忍時，罵也洩不了胸中的抑怨，弔民伐罪的周武，揭竿而起的陳勝，就難免乘時而出了。

我們要避免給人家罵，只有自己潔身修行，使人無懈可罵。強力的壓抑，那是毫無用處的。

從廣州的娼妓說起

前天上海廣東報特約通訊「廣州娼妓的淒涼生活」中，有一段關於娼妓附加捐稅的記述說：「娼妓每次酒局五元。在這五元代價中，政府抽出花捐一元四角，附加軍費六角，附加教育費四角，公路建設費三角，工藝費二角，共計二元九角，所餘二元一角，除繳交鴉片一元餘外，她本身實際所得，不敷一元之數」。

我讀了這段話，不覺惘然。我不知是同情，還是感慨！想不到度着慘苦生活，而又爲人鄙視的娼妓，在她們的皮肉上，對國家的交通，教育，建設，工藝，以至軍隊，都盡了這麼大的貢獻！

該通訊跟着又說：「在這不景氣籠罩下，妓館娼寮，紙醉金迷之地，早已車馬依稀，管弦冷落了。因爲她們負擔捐稅太重，支持乏術，所以大都棄公投

私，走入自由兜售，自由減價的野鷄隊伍裏去。」

這真是逼上梁山了。至此不覺又使我聯想到甯夏農民的故事來。

甯夏全省人口原有一百餘萬，最近聽說只有五六十萬。原因是：甯夏的農民因負擔捐稅太重，耕作連年虧本，所以大多棄了田廬，甯願跑到別省當流氓去。真是難乎其爲中國人！難乎其爲中國娼妓！

在我們這國度裏，可以說無物不捐，無物不稅，捐上加捐，稅上加稅。除了所謂正常的捐稅外，吃飯有捐（廣東的筵席捐），垃圾有捐（廣東的清潔捐），嫁女有捐（潮汕的出閣捐），甚至死人有捐（福建的棺材捐），大小便有捐（廣東的糞尿捐），神主牌有捐（福建的神主牌捐），不種鴉片也要抽捐（甘肅的懶惰捐），這不是無物不捐，無物不稅嗎？就以廣東來說，牲口海味已經抽過牲口海味捐，但在酒樓中還要徵十分抽一的筵席捐。牛皮，在宰牛的時候，已經抽了捐，但剝下來的牛皮又要加抽一次生牛皮捐，製成熟牛皮後，還要抽一次熟

牛皮捐。這不是捐上加捐，稅上加稅嗎？

然而我們既負擔了這麼重的捐稅，奉養了這麼多的官兒，軍隊，他們能衛國嗎？能保民嗎？能……？噫！

廿五、十、五。

禁賭的話

禁賭不難，堅持禁賭就不易了；禁絕公賭不難，禁絕私賭就不易了；禁絕城市的賭不難，禁絕鄉村的賭就不易了。粵省自咸豐十年開賭，遺禍迄今，已歷百數十年，就中開而復禁，禁而復開的，不下二十餘次。直至今夏，伯南下野，中央收復兩粵後，始毅然犧牲每年一千四百萬元的賭餉，重施禁令。於是此殃民誤國的賭禍，才泯除於號稱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然而結果如何，我們微諸既往，默察將來，現在殊難妄測。

賭之爲害，原屬婦孺皆知，無待筆者喋喋。就是嗜賭的人，他們身受其害，又何嘗不知道廢時失事，戕害身體，耗費金錢呢！不過因環境關係，耳濡目染，習以爲常，在不知不覺中，就誤入了迷途吧了。所以此處所要談的不是爲什麼禁賭的問題，而是如何禁賭的問題。

在過去軍閥割據時代的各省，本無所謂政治，更談不上所謂法紀。立法的是他們，執法的是他們，犯法的也是他們。所謂緝私走私，禁烟賣烟，禁賭開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每次在禁賭期中，秘密開賭，破壞禁令的，不是無權無勇的老百姓，而是威聲顯赫的我們的父母官。一般執行的人，或本官官相衛之旨，或懾於暴力權威之下，只得裝聾作啞，置若罔聞。日久玩生，上承下效，便又死灰復燃了。所以禁賭，我以為無須向無權無勇的老百姓說教，只要從我們的父母官切實做起。

民國以來，捐稅的徵抽，風習的改革，工業的建設，以及政令的施布，大都僅行於都市，而少及於鄉村。政府方面，也往往只着重於都市，而忽視了鄉村。廣東自九一禁賭後，廣州及各縣城市已完全禁絕了，但各鄉至今，仍常有拘獲大批賭徒的消息。自然，妄視法紀，破壞禁令的也不是無權無勇的農民，而是強梁之輩的土劣。他們——土劣，憑藉着一種特殊勢力——封建勢力，豢

養了一班地痞無賴，就橫行鄉曲，任意包庇烟賭了。以是禁者自禁，而開者自開，賭者自賭。所謂「山高皇帝遠」，政府也莫奈他們何。

當局若能注意上述的情形，切實對付破壞禁令的貪污與土劣，嚴刑峻法，雷厲風行，則此百數十年的賭禍，或不難廓除永絕咧！

廿五、十、十五

廣東蛋民的生活

廣東有一種特殊的民族：「蛋民」。他們居無定所，多以船爲家。或操打漁的工作，或過船夫的生計。他們的生活，可以說「四海爲家」。每天接觸的都是良辰美景，海光明月。在一般所謂詩人或美術家們看來，那真是無處不是詩意，畫境。可惜這些受着生活壓逼的蛋民，每天兩餐也維持不了，更沒有詩人美術家們那些鑑賞的意識與閒情，去領略這些大自然的勝景。

但是他們却有一個特點：「語言一致」。中國語言的複雜，這是誰也知道的事。廣東各縣有各縣的方言，各縣之中，各鄉有各鄉的土音。兩縣的人或兩鄉的人聚在一處，常不能互通言語。但各地的蛋民，語言完全統一。

蛋民到底從那裏來？是否與我們同一族系？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據說他們本屬廣東的土著，至漢族由長江流域繁殖到珠江流域時，才

把他們驅到海上去。這種推想，是否正確，尙待查攷。但在滿清時代，對於蛋民有一種很嚴格的例規：凡蛋民都沒有參與科舉及自置戶籍的權利。普通人和他們通婚，大家都認爲一件恥事。民國以後，宣布各族平等，他們才解除了種種的束縛，現在有許多更與我們同化了。不過也有不少蛋民，仍受着重重的壓迫，過其慘無人道的生活。

蛋民的性格非常爽直。因爲整天過着海上的生活，故極能耐勞刻苦。普通無論男女都精於游泳，擅長航術。小孩子六七歲即能乘風破浪，逐波戲濤。他們平日的工作，無論是航海，打漁或種田，都是男女共同勞作，沒有重男輕女的陋習。兩性關係異常自由。他們的婚姻，並不須「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每在田隴中，船頭上，一般少年男女就以鹹水歌——蛋民的一種歌曲，如客家的山歌一般——爲娛樂。一唱一和，一問一答，兩情相投，即可同訂婚約。有些定居的蛋民，一到女兒成長，多在自己的屋前以竹竿樹起瓦垆，作爲標號

，以便招人議親。至他們結婚的儀式非常簡單。迎親時不用花轎旗鼓等儀具。女家以一小船將新娘送來，男家以一小船在途中迎接，兩船相遇，新郎手牽着新娘過船，回至自己的大船上。於是男女戚友團聚歡飲，大家與新娘新郎唱和鹹水歌取樂，便算婚禮告成。

他們的生活，除打漁航海外，多作大地主的雇農。他們作工，並沒有額定的薪水，普通多在收穫時與地主作三七或二八撥分（他們得三成或二成，地主得七成或八成）地主對他們差不多當同奴隸般的看待。不但在他們的勞作上榨取，而且還有兩種很巧妙的榨取方法，這就是「放私數」與「放賬」。蛋民替地主勞作，終年勤苦，所得極少，實不足以維持一年的生活，于是在收穫前不能不向地主借債度日。但地主放債的手段，異常酷辣。如借十元，他只給七八元或五六元。借單上則寫足十元之數。利息常在三分五分以上。并且多以一個月或兩個月為一關，到關期不還本，則以息作本。這就是所謂「私數」。地主們還有

一種榨取的方法：「放賬」。蛋民替地主種田，爲了便利工作起見，多蓋搭草寮，聚居田中。但田園與鄉市距離很遠，購買日常用品困難，地主們便雇人在田中開設雜貨店，以供蛋民購用。蛋民購物，不必付交現款，可以完全記賬。不過物價之高，常超過市上數倍。而且度量又永遠不會足數。蛋民一則因對地主與地主雇員非常畏懼，二則因貪不須先付現款，所以從不敢同他們計較。蛋民平日既借了私數和除了貨賬，收穫時的所得，除償債外，所餘有限，用不到兩三個月，便又要借債賒賬度日了。這樣一年一年的下去，他們就永無擺脫地主榨取的圈外了。

其他如地主土劣姦淫蛋婦，更時有所聞；地痞任意凌侮勒索的事，尤屬司空見慣。總之，蛋民的生活與地位是急需求解放與提攜的。民國以來，表面上較滿清時代自由，實際上大多數的蛋民，至今仍過着壓迫重重的生活。

什麼是人生

「什麼是人生？」「怎樣才算是人生？」關於這些問題，我由中學時代到大學時代就一直努力探求，找尋答案了。無論是報紙，雜誌，或單行本，總之凡有關於人生問題的文章，不管是長篇短篇，好的壞的，我都不肯輕易放過，非把它一口氣讀完不可。然而他們說的什麼？歸納起來，不外乎宿命論啦，創造論啦，悲觀派啦，樂觀派啦，遁世觀啦，玩世觀啦，或者舉出某宗教的主張如何如何，某哲學家文學家的人生觀如何如何，等等等等。讀完以後，有時覺得派別太多，公說公道，婆說婆理，使人徘徊歧路，莫所適從。有時又感到空而無物，玄之又玄，看了等於不看。有時又覺得離實際生活太遠，有如熟習三角幾何的人，跑到社會去，反覺不如熟習珠算來得有用一樣。

我現在對於那些文章，已經不大敢領教了。但我已經得到了答案沒有？說

句良心話，我現在還沒有得到所謂答案。假如硬要我說出一個答案來，那末我可以說，我研究得來的答案是：「人生就是人生」。或者有人覺得這答案太滑稽吧？好，讓我具體一點來說吧！譬如我們日常在做事時，做事就是人生。在吃飯，睡覺，或撒污時；吃飯，睡覺，撒污就是人生。甚至我在寫這篇「什麼是人生」的文章時，與讀者在研究「什麼是人生」的問題時，也都是人生。在人生中去研究人生，而在研究人生時已是人生，這不是「騎驢尋驢」嗎？我摯誠地勸告青年的朋友，社會就是人生的大課本，生活就是研究的最好題材，不要耗費你的寶貴的時間，去探求那些永遠得不到答案的問題了，還不如切實注意改進自己的生活與習慣，鍛鍊自己的做事的幹才，廣闊自己的腦中的思路，較為切於實用。其次多讀些社會科學的書籍，多研究些社會問題，這確是現代青年必由之徑。

我的人生問題的解答，就盡於此了。

老朱是我們編輯室中一位有趣的談友。他每逢星期晚照例到這裏來坐談一次。他每次來都是在夜靜更闌的時候。同事們早已找周公去了，只留我們幾位執着筆管在燈下絞腦汁的朋友。他靜悄悄地趑進來，有時看見我們忙着工作，稍爲招呼一下，就很熟落地坐在靠椅上翻閱當天的晚報。等到我們發完了稿子，大家才躺在椅上，面面相對地攀談起來。其中有個說出一兩句幽默的話，另一位一答，於是話越拉越長，由往古來今，直至上下四方，都無所不談了。

昨晚老朱在編輯室中看見我們用盥口盅插着一束鮮花，他就說：「這束鮮花多麼的美麗呀！誰送給你們？」

「花是象徵女人，那自然是女朋友送的啦」。老王跟着說。

「你們未免太多心了，爲什麼一見了花就想到女人呢！」我忍不住回答。

「這束花的確是朋友送來的。不過不是女朋友，是男朋友，而且是一位老頭子」。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這束花太美麗了，可惜沒有一個美麗的花瓶。」老朱又說。

「沒有花瓶倒沒有什麼，不過我看見她美麗芳香的時候，就不得想到她凋殘瀕落的光景了。」老王不勝感慨地說。

「好一位林黛玉式的詩人呀！」老朱叫了起來。

「我和你們幾位的看法都不同。」素性沉默的老李也插嘴說。「花自然有她的美麗，有她的芳香，但我們爲了供應自己的賞玩，就無辜把她們摧殘，折毀了她們的生命，人類未免太殘酷，太自私自利了。」

根據這些談線，由花又談到文學，哲學，唯物論，唯心論；由花瓶又談到女售貨員，佛教因果律，無我亡我的空境去。

「世界一闕都是空的。什麼我都看化了。我遲早總會做和尚去。」老朱又轉了談風說。

「是呀！人生實在太沒意思，我早就想出家了。你看，和尚的生活多麼的優游逸適呀！他們野居山泉，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與鳥獸爲隣，與大自然爲友，與人無爭，與世無爭，這種生活，多麼有趣呀！」老王同情地說。

「哦哦，你原來不是想做和尚，却是想做大丈夫。可惜不遇於時咧！」我順口答說。

哈哈！大家又笑起來。

「喂，大丈夫，你以爲做和尚是一件容易的事嗎？」我繼續說。「其實是困難之至！你知道食色皆空的道理嗎？剃光你的頭，卸去你的西裝，不准你吃肉，不准你吃魚，袈衣素餐，你能够做到嗎？其次所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這條件在你這好鬧戀愛的人，就更不易辦了。有些人以為和尙是消極的，其實真的和尙都是積極的。你所謂做和尙，不過想做狗肉和尙吧了！」

「真和尙也好，狗肉和尙也好，積極主義也好，消極主義也好，凡說做和尙，我就要用全人類的名義提出抗議。」老李又忍不住用着堅決的語調說。「現在一般想做和尙的人，大都抱着遁世的思想，眼見世態的炎涼，人事的滄桑，人類的貪污惡劣，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同時又覺得自己不過滄海一粟，既不甘隨波逐流，又無力反抗自己的環境，于是就逃避現實，遁跡空門，以了此殘生。這些都是意志薄弱的可憐虫。在我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說要出家做和尙，但他們沒有一個做得成功，而且連狗肉和尙也做不成。我們生在這惡劣的環境中，處於這不合理的制度下，我們不應該逃避，不應該悲觀消極，應該鼓起勇氣，發揮我們的力量去反抗環境，改良環境，創造環境。」

老李這一段斬釘截鐵般的話，便把以上的談線結束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至此話又轉到別處去。

天堂之遊

「生在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話，我從小就聽熟了。那末蘇州環境的秀麗，風景的優美，人物的縹緲，吳儂軟語的嬌婉，不言可知。在我的理想中，蘇州的人物，風景，語調差不多都美化了。

近幾年來，自己雖常僕僕於平滬路上，但每次都爲了事情的關係，沒機會下車去領略這天堂的勝景。每當車抵蘇州站時，從車窗上望見這莊麗的古城，高矗雲際的北寺塔。徒感望洋興嘆。這一次事情很湊巧，趙君適因事赴蘇，約我一同去，多年來的心願，直至現在才得了償。

這次遊伴一共三人，下了車轉乘人力車進城，不消說第一個最使我留心的，自然是蘇州人——尤其是蘇州美女了。然而失望得很，我們路經倉邊街，觀前（蘇州最繁盛的地方），始終瞧不到一個所謂美女的人物。于是我第一個幻像

就給現實打得粉碎了。同時街道的狹隘，房屋的倏小，環境的平凡，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不應該來，倒不如永遠保存着我腦中的蘇州——美化的人物，風景——來得有趣。」我坐在人力車上不覺後悔起來。

「既來之，則安之。」我只好這樣的安慰自己。于是在「安之」的轉念之後，遊興又勃發了。我們看好了旅館，辦完了要辦的事，就約了一位老蘇州的同鄉做嚮導，出發往各地漫遊。

老於逢迎的人力車夫，不用我們做聲，他們很會體會客人的意思，替我們計算路程，指示我們名勝的所在地。又問我們居留的時間，住一天的遊程應該怎樣計劃，住多天的遊程應該怎樣計劃。說得我們這位老蘇州的同鄉，也大嘆不如。

車出了城外，先到西園留園，就轉到大家所認為最優美的虎邱山了。

我們剛到山麓，就有一位賣柑老人兜迎下來。但是奇怪得很，他并不問我們買柑，開口說了「今天天氣很好，你們來得真好呀」之後，他就不管我們回答不回答，一溜兒跟着來。他不時地說這個，說那個，所說的多是我們不知道的，或想要知道的。後來上了山梯，到「虎邱勝蹟」的牌樓上，他却大演其神通妙法了。他首先拾起一塊石子，在一個壁立的石碑上叩了兩下，碑噫噫作聲。嘹悅耳。他跟着解釋：「這是响碑」。說完又向旁邊的石碑叩了兩下，却啞然不响。這便引起我們的好奇心，于是大家輪流試叩，結果屢試不爽。一連叩了其他遠近的許多石碑，都啞然無聲。這把戲完了，他又拾起一片碎瓦片在一根木柱上往上一抹，瓦片就給木柱吸住了。問他這石碑與木柱的道理，他又答不出所以然來。不過經過這兩種玩意兒後，我們就覺得這位嚮導很需要，大家同他攀談起來。

由牌樓直上，第一個他指給我們看的是試劍石。石長五六尺，中間有一條

裂痕，分成兩面，一如用刀砍開的樣子。他說：「這是吳王闔閭的試劍石。列國時，干將莫邪煉成雌雄兩劍，獻於吳王，吳王以這石試劍，一砍就砍成這樣子了。」再過去還有一塊數十丈見方的大石。據說，這是「千人石」。吳王闔閭會雇工一千多名，築建墳墓，墓中設了許多機關，他惟恐工人洩漏了他的秘密，就設計叫了這班工人到這石上，統統殺掉，後來的人叫這石爲「千人石」。過去又有一塊石，上面寫着「覺石」二字，說來尤爲有趣。他說：「這是晉朝生公和尚講經的地方，生公和尚的法道很好，但他的徒弟都不相信他。他氣極了，於是把這山上的大小石頭聚攏來，對着這些石頭講經，講不多久，頑石都點頭了。他的徒弟以後就不敢逆他。這就是頑石點頭的故事。」賣柑老人用他熟練的口調，就物敘說，使我們聽得津津有味。還有什麼夏孃與張孝子的節孝，如何可風，「仙人洞」的仙人如何神怪等等，都極其詳盡地說個不休。他雖然沒有問我們要不要他做嚮導，也沒有問我們討茶錢，但他却能使我們很需要他，很樂意給他茶錢。賣柑老人的處世方術，可謂深得其妙訣了。

故都雜話

一 醇酒的生活

有人說，初到北平的人，都覺得北平很討厭，住上久了，便慢慢的轉了念頭，覺得北平還可以住得下去；更久了，就完全變了，覺得北平非常好住，不願他去。我初聽到這話，很不以為然，認為他們故意誇張，像所謂老上海或蒙古通一般，好向新客談奇道怪，以炫耀他們的老而通。可是現在事實却給我證明了。

大約北平最教人討厭的就是塵土。城中只有東交民巷，長安街，王府井，南池子等是柏油馬路，其餘都是土路。因為北方氣候乾燥，路上的土全是鬆土，大風一起，（北平常刮大風，每隔三五天一次，四月尤為厲害）塵土蔽天，相隔幾丈瞧不見人。所以北平人患眼病的特別多。落雨時尤覺討厭，路上的鬆土

完全變爲濘泥，真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吳老頭所謂「無風三尺土，落雨滿街泥。」這話雖形容得過分，却也是實情。初到北平的人最感到討厭的就爲此。

住上久了，又爲什麼覺得非常好住，不願他去呢？這是很容易回答的。因爲北平除了這點使人討厭外，優點也很多：第一地方清靜，沒有大都市的繁囂之氣，第二風俗純樸，居民少染市儈的臭味；第三物價低廉，生活較別處容易。他如故宮的莊麗，公園的優美，名勝古蹟的繁多，更容易引起人們的眷戀之情，不願他去。有人以西湖比擬美人，那末我就要以北平比擬醇酒了。醇酒在初喝時，並不感到滋味，喝多了，便漸漸地使人沉醉。我初到北平，覺得很討厭，大有不可三日居之勢。這次住了四個多月，雖還未到「不願他去」的程度，但已覺「很可以住得下去」了。

有人說，在北平住得太久，非常危險，因爲沉醉優美的生活，很容易把你的意志消沉。這話是不錯的。

二 深藏若虛

我覺得北平人的生活多少帶有點神秘的意味，如：出殯時的神奇的儀式，嫁娶時的古怪的樂器，都會使人引起莫明其妙的感念。又如曲折的胡同與深藏的房屋，說來就够人玩味了。

北平的房屋多是平房，樓房極少。門喜漆紅色（所謂朱門），屋外不好裝飾，門口很小，在外面看來似乎很壞，但一進去則迴廊曲折，天外有天。

北平的道路只有幾條大路稍爲寬闊，（據說是從前爲皇帝遊行時特闢的）其餘的胡同都很狹窄。而且曲折迴旋。你倘若不熟路徑，想貪快捷，以爲打這條胡同穿出大路，往往使你大碰釘子。一進去，有時轉了一個灣，拐了一個角，兜來兜去，令你欲罷不能。你要是一個硬性的人，抱着「只有向前，不許退後」的心理，那只好多走了許多冤枉路。這種滋味，在下嘗之多矣。這也許就是所

謂深藏若虛的雜理吧！

三 明朝的湯

凡到過北京的人，恐怕沒有不知道「鍋居」的名字吧！這店雖是一家很小的舊的白肉店，但盛名却實揚遐邇。你如果來認識路，想到那裏去嘗試一下，無論你在東城或西城，只要對洋車夫說出「沙鍋居」三個字，他就會把你拉到目的地去。該店原名爲和順居，因它煮白肉的沙鍋很大，人家替它起了一個別號「沙鍋居」。普通人很少叫它的原名，只叫它輪別號。後來該店就用沙鍋居做招牌，與和順居並稱。

該店專賣豬肉一味。但他們却把豬肉、肝、血、腸等製出幾十種不同的菜來。一位朋友向我說起這店子，非常神化。他說這店的湯是明朝遺下來的。乾隆皇會便裝到這店吃過好幾次。他坐過的椅子，現在還擱起來，簪了花，留

原书缺页

現在？」那位朋友指着沙鍋解釋道：「這就是明朝的湯。因為這鍋煮的豬肉汁很多，每天賣不到一半，第二天將剩下來的再加上水燒，這樣一天一天地下來，從明朝開張到現在還沒有乾過，這不就是明朝的湯嗎？」

我們聽了，大家都笑了。「呵，明朝的湯，原來如此！」

平綏路上

日來因為忙着籌備往綏遠去的事情，整天都在購買用品，或會客訪友的時間中過去。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都異口同聲說，口外的天氣很冷，生怕我們生長南國的人耐受不了。但在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嘗試的心倒十分濃厚。

今天（九月十八）天氣很不湊巧，不斷地洒着綿延的細雨，天空滿佈着一堆一堆的黑雲，已證明雨是不會立刻停止了。

由北平到綏遠的車是下午一點半。我們因為行李太多，在十二點過後，就雇車離了公寓，上正陽門車站去。

點交了行李，買好了車票，同送行的朋友談了一陣話，嗚嗚的汽笛幾聲，我們就漸漸的離開故都，向着平綏路上進發。

車上的乘客很少，並不覺得煩擾。但車上所見的人物與車外望見的景色，

都和上海來的車上所見的不同。照我個人的觀察，大約南方的景物秀美，北方的景物莊麗，南方的氣候溼潤，北方的氣候乾燥。南人與北人，在相貌上：南人短小清秀，北人高大魁梧。在民性上：南方近水，民性近于活潑；北方多平原，民性近于莊重。南人勇於進取，其弊也易流於輕浮；北人囿於保守，其弊也易流於遲鈍。這大概因我國幅員遼闊的結果吧！

車到青龍橋，詹天佑先生的銅像赫然矗立，我坐着這平綏路的车，就想起他老人家淬勵奮鬥的精神了。

據說平綏路初築時，外國人都說這路山坡極多，須鑿穿兩個很長的山洞，工程浩大，決非中國的財力與人力所能完成。該路工程師詹天佑氏（廣東人），聞言振奮自勵，慘淡經營，卒不費外國一錢一人而完成此路。並且車輛自動相接，不用人力，也是詹氏發明的。後人因追念詹氏的功績，就在青龍橋站上關了一個小花園，建立詹氏的銅像，以資留念。不過可惜那時因經濟與急於通車

的關係，許多地方不免因陋就簡，以致路基不大穩固，路線起伏不平，間有隔三十公尺高一尺的。所以每次不敢多掛車輛，以防危險。在經濟上時間上兩不合算，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點。聽說過去軍閥常向該路提款，又因受不景氣的影響，該路負債竟達一萬一千萬元以上，而全路所值的資金，統計僅得三千餘萬元。這是一個多麼駭人聽聞的數目！

平綏路除了許多缺點外，也有它的特色，就是三等車設置臥舖。床分上中下三層。這比平滬路的車優勝多了。由上海到北平計四十小時，三等乘客一晝兩夜靠在木椅上，實在痛苦不過，平滬路確有改良的必要。

車過了青龍橋，著名的萬里長城，昂然地綿延不絕的在山巔上圍繞着這文化古國。想當年威聲顯赫，自有其勢不可侮的氣象。但看它現在的頹廢剝落，就知道這文化古國已走到衰厄的舛運了。二十世紀的時代，雖城長萬里，也擋不住敵人的飛機與大炮的侵凌。

大約因爲下雨的原故，車出了居庸關，天已昏黑了。幾天來的疲勞至此才得安閒地休息。

車過張家口已漸漸感到寒意，站上的路警都穿上不配布面的老羊皮襖。

由北平到綏城路長六百六十八里，車行二十三小時。這次是特別快車，小站不停，名符其實，車行頗快。不過路已日久失修，枕木多半糟朽，同時路線不平，車行得越快，車的震盪越厲害。我們不時看着高度表，由北平地高一百五十尺起，轉而西北行，地面漸漸拔高，至十八台竟高至五千二百尺。平地泉過後，又漸降低，至綏城則回降至三千二百尺。路經八達嶺，居庸關，蜿蜒曲折，委實難行。

第二天正午抵綏遠城。

綏遠省會有兩個城：一個是新城，一個是舊城。在站上望見的是新城，即省府所在地，居民不多，爲綏遠政治的中心。舊城離站較遠，人口稠密，爲綏

遠商業的中心。

我們下了車，點收了行李，叫了幾輛轎車，望着舊城進發。大路上兩旁密種着很大的楊樹。農作物早已收穫了。田野上很覺靜寂，秋風吹得樹枝沙沙作響，黃葉蹣跚地落到地面，時候還沒到九月（舊歷），而塞外的草已衰了。我不覺想起李陵答蘇武書的情景來。

我們住的是一所磚房。要是在上海或北平，這平房就平凡極了，但在這十居八九都是土房的綏城，就算難得可貴了。我們得同鄉張先生的介紹，由綏城殷商楊先生借給我們暫住。一切傢私用具全備，這對於我們考察的人頗爲合宜。

憑弔昭君墓

在一天暖和的下午，我們爲了憑弔這一代佳人——王昭君，就約了一位熟諳路徑的同伴，徒步上距城約三十里的昭君墓去。

城南的大路上，行人稀少，舉目盡是一片靜寂的荒野，看不見一點青綠的東西。路上相距很遠中，間有一兩輛馬車在行走。我們這三個異鄉遊子，浴着柔和的陽光，且談且笑地邁步前進。大家并不感到寂寞，反而覺得清靜可愛。

大約走了二十里的光景，前面橫跨着一條小河——土名小黑河，據說這就是王昭君畢命的地方。這裏的土人相傳昭君爲了祖國，犧牲色相，投身到這荒漠的胡地，適隨呼韓邪單于。邊疆賴此，得以相安一時。後呼韓邪死，他的兒子繼承王位。依照那時胡人的風習，單于死後，繼他王位的人，有選納他的閼氏（即后妃之意）的權利。呼韓邪的兒子對於豔麗的昭君，自然不肯放過，要選

爲己用。可是昭君爲漢人，以份屬母子，不啻等於母子通姦，對於這羞辱的要求，當然堅決拒絕。不過以一個嬌弱無援的孤女，置身荒野的異域中，怎能禦拒這握有權威的統治者！在無可奈何中，昭君終於投小黑河自盡，完成她一生的忠貞烈史了。

同伴說起這段故事，異常動聽。但昭君之死，尙未見諸史乘，此說是否屬實，似乎還待查攷。

我們一面談一面走，前面已隱約地望見一個小邱。同伴指着說：「那小邱就是昭君墓。」大家聽見渴望的目的地快到，臉上都現出喜慰的神色。

四周盡是荒涼的田野，在這荒涼的田野中，孤零零的堆着一堆高約十數寸的小邱，這就是昭君墓了。墓前立着一個漢明妃之墓的篆書石碑，邱腰上還有幾個各種字體的碑排列着，此外，什麼也沒有了。同來的朋友頗覺失望，其實所謂名勝古蹟，大抵不過如是！在那排石碑中，吉鴻昌題的「儒夫愧色」四個大

字，最引人注目。使人看了，有點異味的感觸。據同伴說：「這裏的土人相傳，從前在寒冬時節，四周的草木完全凋謝，祇有這墓上的草仍舊碧綠如茵。所以又名青塚」云云。但我們現在眼見這墓上的草，却已和四周的草一同凋謝了。我想這一邱長埋香骨的黃土，已不知引起土人編過多少神話，遊人墨客掉過幾許同情之淚！我幻憶她在宮被陷時的悲慘情況，與抱恨出關時的淒涼景象，不覺也爲之黯然！

我們低徊了一會，在墓上席地而坐，稍作憩息，時已將屆日暮時光，於是大家拖着倦腿，重上歸途。

塞外隨筆

一 他鄉遇知音

雖然還是秋涼的時節，但塞外已感到冬天的景象了。路上的楊柳，只留些殘葉枯枝，在寒風裏直挺挺地站列着，正像不屈不撓的義士，逞顯出他的崇高精神與氣節，本來是荒涼的綏城，今天却例外地現出熱鬧的氣象。凜冽的寒風，畢竟涼不了城中男女趁賽會的情趣。

今天是綏遠本屆賽馬會的第一天。蒙古素以產馬著稱，省府爲促進改良馬種起見，每年照例舉行一次賽會。我們到此，適逢其會，想一瞻塞外健兒的騎術，一用過中飯就趕赴賽場。

「今天你地（們）離（來）得早啊！」我們剛到跑馬場，一位襟上掛着招待員布章的同鄉，操着連廣東人也聽不懂的廣州話迎上來說。

「張先生，你不是比我們更早嗎？」同來的趙先生打趣地回答。

「他鄉遇知音，真是難得之至！」張先生很高興地說。

這位同鄉是南海人，到綏已三十多年，曾做過此地好幾縣的縣長。他的夫
人是綏遠人，日常的生活已完全西北化，所以同我們說起廣州話來，已覺不大
順口了。

「我看見你們真高興！我聽了你們的口音，就好像回到故鄉一般。這裏廣
東人難得遇到呢！」張先生一面引我們進場，一面說。

「你覺得這裏冷嗎？」我問。

「比南方冷得多了。不過習慣了，也不覺得什麼。」張先生說。

「廣東在這時候還穿單衣呢，這裏已穿上皮襖了。」我說。

「廣東的天氣多麼溫暖呵！」張先生回味似的回答。

「張先生長遠沒回廣東了吧？」我問。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張先生答。「我回去既不認識人，人家也不認識我。他們說不定還當我是外江佬呢，哈哈！」

引得大家都笑了。

張先生陪我們到座台後，就辦他的公事去。

二 王爺的威風

賽馬場的觀衆越來越多，各座台和行人路都擠滿了人。賽馬一組一組開始，但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可記，在我們這特座中的蒙古王爺倒十分惹人注目。他坐在第一排的大椅上，身材臃腫，臉色褐黑，表情遲鈍，鼻子上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唇上留着的八字鬍子稀疏得可以數得出來。他外面披着很粗劣的中國式的大衣，大衣下面露出兩條揉摺得不成樣子的西裝褲。站在他旁邊的那位外國人，服裝與他完全相反：身穿中裝長衣短褂，足着中國布履。這兩人站

在一起，兩相掩映，倒成一幅絕妙的諧畫。這位外國人大概是個牧師，體貌魁梧，紅髮碧眼，下巴留着一把很整齊的黃鬚，操着一口純熟的北平話。他站在台邊看賽馬，頻頻與王爺交頭閒談。這位王爺的架子倒擺得十足。站在他旁邊的幾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所謂衛兵，看來可笑，又復可憐。那幾個衛兵穿着本來是灰色現已變為黑色的軍服，看他們幾張枯瘦黃褐的臉孔，就算你沒有醫學常識，也會看出他們是營養不良的病癥。其中有一個不時跑到王爺的面前問茶問烟。在那衛兵的臉色上現出十分服從的態度，好像無論王爺說出什麼話，他都可以照辦的樣子。可是那衛兵雖然誠懇，王爺對之却滿不在乎。

「吸烟嗎？」衛兵維恭維謹地問，一面掏出一口香烟來。王爺正同那位外國人談話，沒有理會他。衛兵站在旁邊，一點也不敢動彈。其實王爺並不是沒有看見。

「吸烟嗎？」衛兵再拿了火柴又問。這時王爺才大不以為意地點點頭，接

了衛兵兩手獻上的香烟。但他仍繼續對着那位外國人細談，他的話似乎還有很多很多沒有說完的樣子。其實我所聽到的都是無聊的廢話。衛兵左手拿着火柴盒，右手拿着一根火柴，兩眼不斷地注視着王爺橫攔在椅上的右手夾着的香烟。王爺好像不大注意到這個，一味談他永遠談不盡的閒談。直至衛兵恭問了兩次，他才慢慢的舉起手中的香烟，夾在唇上。衛兵替他點上了火，又問他要用他不要，王爺自然沒有回答，這衛兵仍舊站着，聽候王爺有沒有命令，然後一個立正見禮回去。

我看了這幕活劇非常難過，我覺得這位所謂王爺和其他的觀眾——連衛兵也在內，並沒有什麼兩樣。「這世界原是個人騎人，人吃人的世界啊！」我由賽場回來時，腦中不斷地想着這問題。

人是聰明的動物，同時也是最愚笨的動物呀！

西北農村訪問記

綏遠給我第一個最壞的印象，是女子纏足。綏城的女人十分之八是小足。鞋店中的小足鞋與摩登靴分庭抗禮，大有不肯甘拜下風的神氣。綏城比較開通，女學生多已解放，各村鄉則除了絕無僅有的一兩個是天足外，由八九歲的小姑娘直至五六十歲的老太婆，沒有不纏足的。

我們由綏城南到各村莊去，看見一羣一羣在路上戲玩的女孩，全都是小足的。我問她們的父母爲什麼不替她們解放，她們的回答是：「本地風俗使然，女孩不纏足沒有人娶。」西北文化的落後，於此可見一斑。

我們走了約二十里路，前面望見一個村莊，我們想作一次農村的訪問，就順着小路進去。

這村莊共有二十多家人家，全村盡是土房，麥場上有幾個農民正在打麥，

他們見我們來了，都放下打叉，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們這幾個奇異的生客。

「你們今年的收穫好嗎？」同行的曹君說明了來意後問。

「噯呀，太不好了。」一個年紀較長的農民答。

「爲什麼太不好？」曹君又問。

「因爲今年大水，田裏的東西都沖掉了，今年種田要賠本。」那農民答。

「那末，每畝的收穫一定很少啦？」我問。

「少極了，多則三五斗，（每斗二十六斤）少則一二斗，有些一點也收不

到。」

「既被水沖了，捐稅一定可以豁免吧？」我問。

「那怎麼可以免呢！捐稅是少不得的喲！」

「這裏的捐稅，每畝平均納多少？」

「水田一塊多，普通田四五毛，旱田二三毛。時年好還可以勉強過得去；

但是這裏難得有好過的日子，沒有水要鬧旱災，水多了要鬧水災，有時還要鬧兵災，匪災，你看，有什麼辦法呢！」那年長的農民說了，一連伸了幾口氣。站在旁邊的幾個年青的農民也黯然地垂了頭，聽着他說。

「做中國人苦，做西北人更苦。」我同情地說。

「你們沒有種鴉片嗎？」曹君問。

「沒有，我們沒有那麼好的水田，我們種的是小麥，高粱，胡麻。」

「種鴉片一定要水田嗎？」我問。

「不是水田也可以種，不過要打井買水車，我們那裏來這麼大的本錢！」

「這裏種鴉片的很不少吧？」我問。

「很不少，望見的那所房子全是種鴉片。」那農民手指着南面田中的一所房子說。

我們想要調查這裏種鴉片的情況，就辭了他們，向着那農民指着的那所房

子去。

這屋中只有兩個男人，一個五十來歲，一個三十來歲。都是臉色枯黃，牙齒污黑的。不問而知是抽大烟的了。我們進去，他們很客氣地起來打招呼。

「你們這裏種的都是鴉片嗎？」大家圍坐在土炕上，說了幾句客套話後我開始問。

「是的，都是種鴉片。」那位五十來歲的農民答。「這裏種糧是要賠本的，只有種鴉片還可以過得去。」

「那末，你們種的一定很多吧？」我問。

「一共五十畝。」那農民一面抽着旱烟，一面打咳，一面同我們談話。這人還算和靄，有問必答，而且很詳盡。另一位較年青的站在門口的爐邊在燒飯。

「鴉片每畝能收多少？」我問。

「那沒有一定的，大約一百五十兩左右。」

「照現在的時價每兩四毛計算，每畝的收入有六十塊錢了。」

「好的還不止此數。不過普通約有五十塊錢。」

「那比種糧好得多了。」

「是的，但納稅也很厲害。」

「每畝納多少？」

「在鄉下每畝八塊錢，在城裏每畝要十塊多。」

「納稅要分城裏鄉下嗎？」

「稅本來相同，但在鄉下種烟的田畝可以少報一點，我們種烟的人分攤起來，自然可以減少多少。在城裏就不行，因為官府在那裏，一分也少報不得。」

「那末，你們種了不報可以嗎？」

「那怎麼行！他們指政府」一到烟苗長了，就派人來查，種是瞞報不得的

，全鄉少報些畝數還可以，因為他們不會一片片田去丈量過的。」

「除了捐稅，每畝用人工肥料多少？」

「這裏人工很賤，每工只有一毫錢（雇主包伙食）。肥料也沒有一定，大概嗎，人工肥料每畝也要好幾塊錢。總之每畝除了捐稅成本，平常可以賺到二十多塊錢。」

「種糧每畝只賺到兩三塊錢，甚至一塊或幾毛錢，那難怪西北人喜歡種鴉片了。」

「政府也何嘗不喜歡老百姓種鴉片呢！」曹君也插口說，「普通種糧，政府每畝的收入多則一塊錢，少則一二毛錢，種鴉片每畝能收得鴉片罰款（即鴉片烟稅）八塊錢至十二塊錢，你看，差得遠啦，西北各地的軍餉都靠這筆稅收了。」

「你們都抽鴉片嗎？」我向那農民問。

「那有不抽的道理！」

「你們每人一天抽多少錢？」

「一毛錢就夠了。」

「這裏的人大概都抽烟嗎？」

「十個有八個抽，女人抽的也很多。小孩子十三四歲就學會抽了。有許多父母都抽，其實小孩子在肚裏已經上了癮，生出來，就要用烟薰他。」

我們談到這裏，見他們飯已燒好了，就下了炕告辭。但他們所吃的全是南瓜與糜子米，別的什麼也沒有了。西北農民生活慘苦，肉食很少，每年只有遇逢時節才有肉食。照他們的伙食算來，每人每月一塊錢也用不了，每月抽烟倒要三塊錢，這恐怕只有天曉得吧！

北靈廟遊記

民國以後，關內各地，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已有了不少的變革，但內蒙始終沒有受到些微的影響。他們的生活至今仍舊過着游牧時代的生活。一切制度風習都與關內各地不同，不但我們南方人覺得隔膜，就是北方人或政府當局也不十分明瞭。我們到綏遠後，早就想到北靈廟去，作一次蒙地的旅行。但一則因來往的汽車極少，同時土匪出沒無常，所以遲遲未果。後得傅主席的幫助，并蒙派一蒙文繙譯員隨往，始得成行。以下就是作者此次赴北靈廟的旅行日記。

起程之前

十月十六日 下午省府黃交際主任帶了一位李繙譯來說，明晨七時有一公司汽車開往北靈廟，因為起程時間匆促，特來徵詢我們的意見。我們為想趁未

冷之前，到蒙地作一次考察，于是不計起程時間的匆促，立刻就答應了。

黃主任去後，我們同李繙譯到外面購備起程需用的物品。據李繙譯說第一須買「哈達」，其次爲磚茶，冰糖，罐頭。我聽了哈達的名詞很覺奇怪，問他哈達是什麼，他說是蒙古人的見面禮式，如我們握手或鞠躬一般，是一條五六尺長的綢緞；凡定婚，朋友初見，以及朝見王爺或大喇嘛都以兩手遞哈達爲禮。其次蒙人送禮以磚茶，冰糖，點心，罐頭爲上品。磚茶我是第一次看見，用紅茶製成，很堅實，其形如磚，因名爲磚茶。這種茶專銷蒙地，多來自漢口。每塊一元三角。蒙人極嗜茶，因每天多吃肉和麵，紅茶有消膩的作用。冰糖，罐頭，點心完全來自內地，運輸困難，價值昂貴，蒙人視爲珍品。我們購備了應用的物品，就與李繙譯分手，約好明晨在汽車公司會同出發。

到北靈廟去

十月十七日 聽說山北的天氣特別冷，我們從來沒有穿過像今天多的衣服

，着了棉袍，戴了皮帽，皮手套，穿了皮褲，上面還加上一件皮襖。大家看見都笑起來。我們匆匆地吃了一些早點，就雇洋車到汽車公司去。一會兒，李繙譯等也相繼來了。

乘客一共六人——趙先生，李繙譯，班禪辦事處鐔科長和我，另外還有兩個商人。——汽車是一輛普通貨車，已經很舊了。上面沒有篷蓋，下面滿載着貨物和行李，人坐在貨物上面。晴天還好，遇到下雨或降雪可就糟透了。據他們說山北風太大，而且沿途高低不平，上坡下坡危險，這裏來往的汽車都是這般形式。

車夫把行李貨物裝好了，鋪上一塊油布，就叫我們上車。車旁沒有梯，貨堆得很高，加以我們穿得一身臃腫，非人牽了手，爬不上去。我們六個人分成兩行，背靠着背坐着。每人手執住麻繩，因路上顛簸得很厲害，這樣互相靠倚，大家坐得舒服。所謂「相依爲命」這話，我現在才深澈地領略了。

七時一刻車開行了。清晨的野外，很少看見行人，有時遇到一兩羣駱駝隊。車行得很快，迎面吹來的北風，透人骨髓。

車行了約一個鐘頭，機件忽然損壞，不能前進了。兩個車夫忙着修理，茫茫前途，殊堪憂慮。不久，車修好了，又開始行駛，但不到數十丈又停了。這樣時行時壞時修，好像肺癆病者一般。我心裏很着急，趙先生倒很鎮靜，真不愧爲老江湖。

最後司機終於宣告沒有把握，車是靠不住了。于是一致決定退回綏城。在路上有的說就誤了要事，有的罵司機不小心。回到公司，掌櫃向我們說了許多好話，決定明晨另找一輛車去。

騎駱駝第一次嘗試

十月十八日 今晨七時抵汽車公司，貨物早已裝好了。乘客比昨天多兩位，連司機車夫，一共十人。我們稍坐一會，車就開行了。

這路是原有直通北靈廟，外蒙，新疆的大道。沿途石頭很多，高低起伏，顛簸得異常厲害。要是手不執住麻繩，時時有拋下車去的危險。車經過兩個村莊，穿過往包頭去的鐵路。一路看來，童山濯濯，看不見一顆樹影。綏遠木材的缺乏，實非無因。

車行了一個多鐘頭，抵達大青山。綏遠南北爲大青山橫隔，山南山北的氣候完全不同。車打山溝路上曲折蜿蜒地橫穿過去，萬峯重疊，約有三十餘里。山路崎嶇難行，車一出毛病，尤覺危險。上坡時，一個車夫跟在後面，一遇車壞，立刻用一根木頭橫阻着車輪，以防倒傾。像這樣實在時時有性命之憂，但也只得聽天由命。今天能否到北靈廟還成問題。車壞了，我們下車跑跑，修好了，又上車去。

車至山窩溝中，天氣漸轉和暖，太陽也出來了。我們因車常出毛病，都下了車，除去皮襖，三兩個一隊邁步上山。只有李繙譯不大能行走，留在車

上。

我們三個人一隊，一路談一路走，頗覺有趣。

大約走了半個鐘頭，轉了一個山灣，前面山下有一條山澗，我們走到山下橋上去，另一隊同伴也遇到了。但車還沒有來，大家都很焦急。有兩個爬到稍高的山峯去探望，還是望不見車的影子。剛巧有兩輛驢車在後面趕來，問他們汽車的消息，有一個回答說，已經傾陷山溝去，不能行駛了。大家聽了都爲之愕然。連忙跑回去，見車傾陷在斜坡上。前面像牆壁一般的傾斜，一個車輪空掛着斜壁，險些兒全車傾覆下溝。李繙譯一個人坐在車上，嚇得面如土色，口講指畫叙說出事的情形。車夫趕到離此不遠的村莊叫了全村三十多個老少農民，才把車扛了起來。然而車已不能行駛了。所謂到西北吃苦，我們現在才真正的嘗到。脾氣不大好的人，到這裏旅行一兩次，一定會使他變成和氣。我們車中有一位老旅行家，可以說爐火純青了。他穿着一件沒配面的老羊皮襖，足穿

着很厚的棉鞋，束着腰，不時地吸着旱烟，很泰然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眼睛老是望着前面，若有所思似的。車壞了，不慌不忙地跳下來邁着步走，修好了，又不慌不忙地上車去。在我們幾個乘客中沒有一個不發過怨言，只有他不會說過一句責備的話，大有泰山倒於前，而色不變的神氣。車夫趕着修理，我們就走到前面的一家小店去歇息。

這是一家留人的小店。入門右邊一個大炕，有幾個過路旅客盤坐在炕上。每人旁邊各有一個舖蓋。晚間都同睡在一個炕上。每晚的代價只有幾分錢。

已是下午三時了。大家都感到進退維谷，有的主張坐駱駝繼續前進，有的主張在小店住一宵，明天車修好了起程。談來談去，沒有結果。我們四人終於決定雇了五頭駱駝回綏城。——每頭一元二角。

坐駱駝我是第一次嘗試，心裏倒很高興。駱駝非常馴善，駝夫將駝鼻繩子住下一曳，駝便四肢跪在地上，動也不動。駝夫把行李分裝在駝峯左右兩旁，

人坐在峯凹上。在駝身上一拍，叫一聲「和」，駝便站起。我很高興，立刻就騎，但駝夫說，上山下坡危險，非熟練的人，不易騎坐，須過了這山峯到稍平的山溝才可以上駝。我也只好耐着性，同他們一起跟着駝隊走。趁着這機會我就找了一個較有經驗的駝夫來閒談。

據他說駝能負重致遠，耐勞持久。馬雖比它快，但馬每天要吃糧喝水，否則不能行動。駝吃喝一次，能走兩三天路。所以遠途運輸，或路經沙漠，駝就遠勝馬多了。夏天沙漠酷熱，駝隊須在白天歇息，夜間行走。駝的壽命很長，能供役五十年。（馬供役二十多年，驢供役三十年）但幼駝八歲始能勞作，較馬驢稍遲。（馬四歲，驢三歲便可供使用。）駝每頭能負重五百斤。每三年兩產。每年十二月爲性交期。在這時期中，雄駝目變赤，口流沫，發怪叫，性若狂，遇人大必咬，因而致死的很多。在這時期禁止行人在牧地附近行走。

我們一路談一路走，很覺有趣。出了山溝，駝夫才叫我們上駝。他教我們

用脚踏着駝頸作梯，爬上駝峯。我們初時頗覺害怕，其實比騎馬還要穩定。

出了大青山，天色已漸漸蒼茫了。明媚的月光，洒照着萬籟俱寂的荒野，雖感有點微寒，但看見我們幾個騎在駝背上的同伴，隨着駝的行動一搖一擺地前進，却又別有風味。

回抵綏城，已是晚上九時半了。

在蒙古包中

十月二十七日 今天赴北靈廟已是又傳之三章了。由綏城到北靈廟本來可坐馬車或駱駝，費用比汽車低廉，不過沒有汽車那麼快。（計汽車每人十元，行九小時；馬車每人五元，行三天半；駱駝每人三元，行四天。）昨天汽車公司的掌櫃來說，明天有汽車往北靈廟，保險可以到步。我們急於赴蒙地一行，只好鼓起勇氣，再作一次嘗試。西北旅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呀！

上午八時十五分車由太平街出發，司機說今天很有把握，決不會耽誤，乘

客共八人。鐔科長早已雇馬車去了。只有趙先生，李繙譯和我，另有五位專做蒙地買賣的商人。

今天天氣頗冷，但車抵大青山時，太陽出來了，便漸覺暖和。車走得很快，一路來沒有出過毛病。至壩村時（第二次出事的地方）。我們不約而同地回頭看望，那天的情景，如在目前。大家面面相顧會意地搖搖頭。

十一時半抵武川城。我們下了車，在一家飯店吃了一點東西，車又開行了。

過了又又便入蒙旗地界。一路上完全是一片草地，看不見一個村落。車馬絕少。倒遇見兩羣野羊。由武川起行，走了四個鐘頭，才看見有兩個蒙古包。據說這是蒙政會的稅卡。凡來往蒙地的車馬必經此檢查收稅後，始准入境。車在包前停住了，包中走出幾個蒙古人來。他們身穿着破污不堪的紫色或紅色的長袍。每人腦後拖着一條辮子。足上穿着齊膝的長靴，面色污黑，但體貌魁梧。

，背荷着步槍。李繙譯說，這就是蒙古兵。據蒙古爲徵兵制，軍民不分，遇有事時，旗長一有命令，全體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他們體魄健強，能耐勞吃苦，精騎術，善打鎗。出發時每人只帶一些炒米，就可以日行三百里。我現在才明白歷代對付匈奴的困難。漢兵到塞外去，天氣嚴寒已够人耐受，更又不熟路徑，以徒步之師，對新羈之馬，勝敗之分，已很明顯，我不覺爲李陵等叫冤。

車夫向收稅員打了招呼，車始放行。不到幾分鐘，我們所渴望的北靈廟，已朦朧地望見一個輪廓了。廟的面積很寬敞，一座一座的佛殿排列得很整齊，中間一個佛塔矗立着，四周圍以白色的圍牆，建築得很莊麗，遠望之，宛如皇宮。

抵步時爲下午三點五十分。

車停在一條小河的東邊。那裏有二十多家專做蒙地買賣的漢人房子。爲漢蒙貿易的中心。北靈廟就在河西，相距約三里路。廟後山麓一連有三十多個蒙

古包，是蒙政會的辦公處。我們先到河西（河水很淺，行人可以踏着石頭過去。）見了第四科長，說明了來意，他們便派劉副官帶我們到河東的一家飯莊吃晚飯。

我們三人住在蒙政會的會客包中。包是圓形，門口照例南向，有兩扇二尺來高的木門。包的周圍用木枝互架成許多×字形，支撐在地上，高約四尺。頂上用細木枝攤成圓形，斜斜直上，好像一個圓饅頭。包內高約五六尺。頂的中央開有一洞，以便通氣。洞口上有一塊布，以繩繫牽，作開蓋之用。包的外面依着圓形，被以毛毯。我們一進包，就看見正面掛着橫掃歐亞兩洲的大英雄成吉思汗的半身遺像。他身配武裝，荷着劍，神采奕奕。在他的像貌上表現出勇敢、剛毅、意氣縱橫的大英雄的典型。這像不知從那裏得來，翻影得很好。包的中間是坭地，裝有一只煤爐。四周的地上鋪着紅綠色織有圖案的坐褥。後面盡是各科的辦公包。

包中生爐火，很覺暖和。我們點着洋燭，三人席地而坐，暢談蒙古風習。蒙古包的生活這是破題兒第一次。

蒙古青年

十月二十八日 晨包外溫度華氏表十五度。

我們住的包內沒有檯、凳、床等用具，只有兩張高七八寸的小長桌，備作放置物件用的。無論坐臥都在地上。（鋪有坐褥。）一進門便要脫鞋。他們寫字時像日本人一樣：一脚墊坐着，一腳蹲在前，膝蓋擱着手冊書寫。我的日記也就是這麼寫了。

上午十時，劉副官陪着保安處書記官阿爾弼吉呼來包坐談。據保安處爲蒙政會軍事的最高機關，韓總隊長（日本留學生）失蹤後，軍務完全由他負責。阿書記官是南京軍校畢業，年約二十四五歲，外表清秀英俊，但帶有點公子哥兒的派頭。話還算投機，臨走時，約我們明天到他包中吃晚飯。

午十二時劉副官陪我們到河東的飯莊吃飯。菜全是羊肉，沒有豬肉牛肉蔬菜，味還適口。飯莊住有幾個蒙古青年，他們的衣服飲食言語和一切的生活都完全漢化。年紀多在二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有兩個是黃埔軍校畢業的。他們曾在廣東住過兩年，聽說我們是廣東人，非常歡喜，同我們談了許多關於荔枝灣，黃花岡等情形。有個還同我們說了幾句在廣東學來的「丟那媽」等罵人的話。他又把廣東人吃貓吃狗吃蛇吃老鼠等事，形容得過分可怕，引得十幾個人都圍着傾聽。不絕地叫奇聞。

黃埔軍校畢業的那兩位現任中隊長。還有兩個是平大畢業的：一個任教育科長，一個任實業科長。他們異口同聲稱贊德王。差不多把德王描述得同一個理想人物一樣。

回包時，實業科蘇科長來談。他年約廿五歲。一頭亂蓬蓬的長髮，鬍子很長，衣服也很樸實，大有不修邊緣的風度。他是平大農科畢業。說話很誠實中

肯。他說蒙古人的生活遷徙無定，逐水草而居。一切教育、實業、政治等計劃，都無法實施。補救的辦法，只有把蒙古人的生活由游牧改爲定牧。他又說，實業科計劃將來把蒙地劃爲幾個實驗區：寧綏以產羊著稱，劃爲羊的實驗區；新疆以產牛著稱，劃爲牛的實驗區；西蒙以產馬著稱，劃爲馬的實驗區；東蒙宜於農業，劃爲農業的實驗區。在各區中分頭研究改良，同時輸入各國的改良種，以培植新種。關於森林方面：從前蒙地森林徧地，後因蒙人只知砍伐，不知栽植，至今一顆樹木也看不見了。除烏蘭察布盟及青海等蒙地因迷信關係，禁止砍伐森林得以保存外，其餘都屬童山了。蒙旗沙漠徧地，造林不但可以調節水量氣候和點綴風景，而且能防止沙漠的侵蝕。鑛產方面：蒙地寶藏豐富，尤以煤、鐵、雲石、水晶爲最多。但各鑛迄今從未開採。貨棄於地，殊屬可惜之至！

雲 王

下午經秘書廳第一科長的介紹，由蘇科長，劉副官等陪往拜會雲王。他的包內陳設得很精緻。中間裝着一個煖爐。包的周圍全用很精美的花絨帳圍着。正面有一個好像寶座似的坐褥。座前放置一張高七八寸的紅漆金花長桌。我們遞了哈達後，雲王坐在正面，我們坐在右邊。陪我們來的三位職員，在挨門口的地毯上，對着雲王很恭謹地單腳跪下，情形異常莊嚴。

雲王年約七十歲。身穿蒙裝紅袍，頭戴尖頂蒙帽。臉色紅黑，已現出許多繃紋。兩目精靈而有神采。手提連珠，不時嗅着鼻烟壺。他不大說話，人極和善。我們稍談了幾句應酬話後，就覺無話可說了。看見幾位陪來的人老是跪着，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再談了幾句話，就告辭了。

雲王素以德高望重著稱，蒙人對之，極爲愛戴。他的生活很簡單，每天誦經唸佛，對於政事不大管問，一切事情完全由秘書長德王主持。德王素負雄才偉略的盛譽，爲青年派的領袖。蒙政會的職員十有八九都是青年。將來內蒙的

傾向如何，恐怕全在他的身上了。

土匪

十月廿九日 上午到河東吃飯，七八個蒙政會職員在談論土匪的事情。據說有一大幫土匪由察東竄到武川。昨晚在又將綏遠軍隊一連人包圍。現雙方尚在相持中，結果如何，仍未詳悉。又又就是我們來的路上的一個小村落，一到該村便入蒙地。他們都勸我們小心，打聽了確實消息，方可回綏。

飯後回包，見阿爾弼吉呼書記官帶了二十多個蒙兵，坐着大汽車出發勦匪。德王昨晚回廟，途遇土匪折回王府。內蒙土匪的猖獗，於此可想見了。

綏遠的土匪多屬貧苦的老百姓和各次的潰軍。每股由數十人至三四百人。鎗支齊備，間有機關鎗等武器。因地方遼闊，人烟稀疏，不易圍勦。同時各省區或縣治因行政區域關係，不相謀合，而失聯絡。察東的軍隊來了，土匪竄到綏北去；綏北的軍隊來了，他們又竄到綏西去；忽而蒙地，忽而察邊。名爲勦

匪，實則趕匪。所以治安問題，實爲開發西北的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蒙地巡禮

二十九日又記 午後郭王借他的私人汽車給我們到附近各地考察，并派蒙政會的秘書和另兩位職員同往。司機是兩個穿着蒙服的蒙人，技術頗好，上坡過浜，運用自如。車離北靈廟後，四面盡是一望無垠的荒涼草地，蒼茫數百里，看不到鳥獸人跡，誠爲一天然牧場。車行數小時，始見有兩個蒙古包。包前養有幾個很高大兇狠的蒙古狗。見汽車來，隨車追吠數十丈始回。遠地中有時望見一兩隊牛羊羣。車經一小浜，草地含泥極深，很適宜於種植。

後至一地，見有三個蒙古包。車停於包前，大家下車一同進去。我們席地圍坐於包的四周。（包中放置爐灶等物）。後又來了幾個完全蒙服的婦人和小孩子，于是把包擠滿了。他們彼此很熟識，用蒙古話閒談，我一句也聽不懂。一位女主人在包中的火爐燒奶茶，她左手拿着一手乾牛糞，右手用鉗轉夾進爐

內燒。蒙地沒有煤木等燃料，普通燒煮茶飯或取煖都用牲糞。從前我理想中以爲燒牲糞一定很臭，其實沒有氣味。因爲他們的牛羊完全吃草，并無雜食的原故。

坐談了一會，女主人以奶茶、奶皮子和炒米款客。這三種食品既不鹹，又不甜，嘗不出一點味道。但我爲好奇心所驅使，每種都吃了不少。

臨走時，在包外遇見一位蒙古少女。穿着紅袍，長靴，頭上包着布，耳環闊約二寸，垂至頸下，由左耳下垂，掛至右耳，作成圓形。環中嵌着許多珍品。臉色黝黑。我說未免太難看了。他們答稱蒙古女人都是粗大黝黑的，要想找個像關內那般的白臉、縹緞、嫵娜的佳人，那簡直難於登天。

包側套着幾匹馬，另有幾大堆牲糞，據說是預備作過冬用的。

我們辭了主人，車繞至東邊的大山去。這山流下來的水爲黃銅色，山上沒有坭草，石呈黑色。我們下車登山探視，鐵石畢露，一望而知其爲鐵鑛了。轉

過山頂，又有一山，據他們說此山產煤。但從沒有開採過。

車回廟時，已六點多鐘了。在飯莊吃過晚飯，與各職員暢談本地風光甚歡。茲將個人見聞所得，略述如后。

蒙古人的社會風習

蒙古人專以牧畜爲生，普通不事農作。論人貧富，以其牲畜多少而定。朋友會面，必先問「牛羊好嗎？」然後問安主人。牧畜以羊爲最多，牛馬次之，駱駝等又次之。鷄鴨豬等，因不便攜帶，絕少飼養。有人說羊爲蒙古人的生命。這話實非虛語。他們食的是羊肉，飲的是羊奶，穿的是羊皮，住的是羊毛毡包。羊對蒙古人的重要，於此可見。

蒙人性誠實，生活純樸，喜騎馬，嗜烟茶。平日娛樂很少，生活頗覺乾燥，所以佛教的出世思想很易接受。滿清政府欲以科舉愚弱漢人，欲藉宗教的勢力，以消滅强悍的蒙古民族。滿清例規：蒙人家中有男子三人，須以一人出當

喇嘛；有男子五人，須以二人出當喇嘛。普通男女多身荷佛像，手提連珠，行坐唸佛。去年班禪至內蒙時，蒙人分擔旅費，平均每人在二十元以上。活佛每到一地，蒙人扶老攜幼，分列路旁，恭迎蓮駕。活佛幸摩其頂，則視為無上光榮。即班禪走路留下的足印，也被挖搬回家，當作珍寶一樣看待。他們每遇疾病，很少延醫服藥，只請喇嘛誦經解災。人死後，即將屍體移至山巔，一任野獸啖食。隔兩天後，家人巡視屍體，如見尚存，則認為死者罪惡貫盈，鳥獸共棄。土葬——不用棺木，只用坭土掩埋——只有患惡疾者用之。因大家認為他的死為不祥。大喇嘛死，則用火葬，將骨灰儲於瓶中，陳之廟內，留為紀念。

蒙人的婚姻，可以說絕對自由，絲毫不受法律或社會風習的束縛。女子一到十六七歲，就可以與男子結交往來。草地中，山巔上，都是青年情侶的最好香窩。齊駕駢馳，談情傾心，視為常事。未嫁少女生育兒女，與正式結婚的同

一待遇。所謂「和姦」，「野生」，「貞節」等名詞，在蒙人的腦海中，根本就不成意義。我同他們談起關內男女關係的緊嚴時，他們都咄咄稱怪。女子結了婚，也可以同其他的男子結識往來。她的丈夫不會掀起醋波；丈夫帶了別的女子回包住宿，妻子也不以為異。晚上一家大小，同睡一包。過路旅客，一受接待也留睡包中。靜夜偷香，大家認為應有的事。意謂旅客長途跋涉，風餐露宿，應給他與精神上的慰藉。現在一般社會學者所提倡的自由戀愛，其實在蒙人的社會中行之已久了。

蒙人身體壯健，外貌魁梧。女子從沒有纏足的陋習。無論男女，一律參加勞作。男女都有繼承遺產的權利。但因自然環境的關係，多不講求衛生。晨早起來，從不洗臉盥口。每年洗澡，也僅三數次而已。我會笑一位蒙古朋友，說他們太不清潔。但他說這種習慣很合科學。我問他的理由，他說塞外冷的時間很長，天寒地凍不易耐受。此地人又沒有雪花膏之類的化妝品塗抹，倘時時洗

臉，將臉上的油潤揩去，就很容易發生拆裂的毛病。我聽了他這番解說，頗覺有理。所以每一地方的風習，必有它的環境的成因。

蒙人性好客，遇遠客來，必款以茶，奶皮子等物。住留久暫，聽客自由，從無逐客的習例。

進門時的習慣：凡從包的左邊（或右邊）進來，須從右邊（或左邊）出去；反之便以無禮視之。佛堂前不能坐人，我有一次進一蒙人包中，不知此種習慣，在旁邊坐下，同行者以目視意，偶語告以此例，我才移坐他處。還有，凡進包時，如持手杖，或木棍等物，必須放在包外，不得帶入；否則便同以豬肉送禮給回教徒一樣，認為是一種侮辱。

蒙古人的生活

蒙人無論男女都留長辮，穿長袍，頭戴尖頂帽，足套齊膝的長靴。我初時無從分辨男女。後來他們告訴我，女子必戴長耳環，我始知辨識。同時婦人的

頭髮分成兩組垂於前面，未嫁女子，髮束一組垂於腦後，以資示別。他們穿的長袍普通多用紅黃紫三種色布。但新衣一穿起後，永不洗滌縫補。直至破爛不堪穿時，始棄之另做新衣。所以蒙人男女衣服非常髒污襤褸。長袍極長，須以布帶束起。晚上將帶解去，即和衣而睡。

蒙人的飲食非常簡單。每天吃茶兩次，吃飯一次。茶是用磚茶、牛奶和少許鹽而成。吃茶時只有一些奶皮子和炒米，炒米是用糜子米炒的。奶皮子的製法：將鮮奶熬滾稍久，火熄奶冷後，面上凝結成一層皮，這便是奶皮子。吃飯是吃莜麵與羊肉，其他什麼也沒有了。他們吃肉的方法和我們完全不同。用清水燒熟，加放一些鹽，就每人分割一塊來吃了。沒有所謂蒸炒燉等花樣。待奉上賓，將整個羊用柴火烤熟，置於席上，各用刀割食，叫做烤羊肉。這算是最講究的吃法了。蒙人因為不事農作，又沒有工業，所以凡屬植物或日常用品，都取給於內地。水菓價值高昂，視為奢侈品。只有王公貴族始能享受。普通人

常有終生未入口者。蔬菜之類每斤售價四五角，仍不易購買。普通人每年亦僅能嘗一二次耳。

蒙古人的住，完全住蒙古包。沒有房屋，也沒有村落。他們過的是游牧生活，居無定所。這裏的水草吃完了，便拆了包，用駱駝背着，趕了牛羊馬，遷往別處去了。

蒙古的文化與政制

內蒙僻處西陲，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寒苦，故文化較關內各地落後。雖有蒙文，但因人民遷徙無定，從沒有學校的設立。除王公貴族子弟得受教育外，平民都不識字。所用的課本不是漢文，就是漢蒙文合璧。純粹的蒙文報紙或刊物，至今還沒有過。間有一些蒙文書籍，多是手抄本。

蒙古的政治仍為封建制度。以旗為單位，每旗有札薩克，掌握旗中的軍政全權。一方面是一旗的政治最高長官，同時也是一軍區的軍事領袖。「札薩克」

漢文即旗長或王公的意思。蒙人對之非常尊敬，視同神聖一般。札薩克執行政務的地方叫做王府。規模宏偉，佈置莊麗，儼若皇宮。旗民會見札薩克，仍用跪拜禮。王府中的工作，也由旗民操役。旗之上有盟。每盟有正副盟長。盟是一旗或數旗的集合團體，負責解決旗與旗間的事情。但其權力不能直接行使於某一旗內，必須經札薩克的同意後，方能處理。札薩克與盟長都是世襲。內蒙現有三盟：錫林果勒盟（在察哈爾）伊克昭盟與烏蘭察布盟（均在綏遠），人口約四五十萬。據說在清初人口有百餘萬，因蒙人多當喇嘛，且因雜交關係，花柳病流行，同時因不講衛生，病時又不知醫治。所以人口逐漸減少。

內蒙的土地爲公有制。旗民在本旗境內可以自由放牧，不受限制。但外旗的人則須經札薩克准許後，方得入境營生。

郭 王

十月三十日 上午往見郭王，他是錫林果勒盟蘇尼特左旗的郡王。身材高

大，體魄健壯。通蒙漢藏文。人極豪爽。我們談的多是牧畜和實業的事情。他說將來擬計劃設立一蒙古實業公司，吸引外來（指關內而言）的資本，以發展蒙地的實業。在談吐間似乎表示不願外來（關內）的資本，獨自經營，侵入蒙地去的意思。

下午有兩個職員來包坐談，對政府的對蒙政策大施抨擊。他們的意見認為政府不思以教育的栽培，經濟的建設來改造蒙人的生活，至今仍想利用宗教的領袖做幌子，以羈縻蒙人。他們最後說現在只有蒙古人自動起來救蒙古，改造蒙古。這樣的情形，政府倘不力圖改進，設法溝通漢蒙人的感情，則內蒙各地，將來恐非我有了。

晚上到汽車公司探聽消息，擬回綏城。據今天的來客說，土匪已竄往別處去了，路上很安靜。我們和公司的掌櫃約好，決定明天起程回綏。

德 王

十月三十一日 包外華氏表十四度。

今天風刮得很大，寒風透骨。水一倒地，立刻凝結成冰。這是我們到北靈廟最冷的一天。

晨劉副官來說，德王昨晚已回廟，約我們一同到德王的辦公包去一會。

我們還未走近包前，德王已跑出包外來接迎了。他年約四十歲左右，穿着灰色布袍，束着腰，拖着長辮子，身材魁梧，目光閃爍。一望便知道他是一個勇敢，果斷，自信力很強的人。雖與蒙政會的職員的描述相差很遠，却不失為一位富有才幹的有為人物。他包中的煖爐燒着馬糞，佈置比雲王住的包簡單些。右邊堆着很多中文書籍，中有：元朝全史，元代外史，中譯俾斯麥及地方自治等書數十冊。書架旁邊掛着成吉思汗的遺像。這像比我們住的會客包中的小些，想是縮影。從各方面看來，可知他對成吉思汗敬仰的程度了。聽說德王的思想很新，頭腦很清醒，極想致力於改造蒙古社會的工作。

德王同我們談話時，操着一口純熟的北平話，語中多夾着成語，想見他的漢文造詣很深。我們談的範圍很廣，關於經濟社會國際都談到。我們見不時有人進來，想他剛才回廟，事情一定很忙，再談了一會就告辭了。

由德王的包中出來，同劉副官到河東吃飯，河水已完全結冰了。

我們到這裏，什麼都覺得新奇有趣，可是吃飯却有點受不了。我們每餐都是吃羊肉、羊肝羊腰、——總之完全在羊的身上想法。沒有一點其他的肉類和菜蔬。弄到我們三個人的肚子都吃壞了。每餐見了肉就怕，不願意吃。劉副官叫了五個菜，結果只吃了幾個燒餅，菜一點也沒有吃過。

回包時，德王郭王等相繼來包。德王說今晚請我們吃晚飯，我們以回綏辭謝。

武 川

十月三十一日又記 下午一時乘汽車回武川。同行者除我們三人外，尚有

一個商人和三個喇嘛。沿途大家留心探望，謹防土匪。遇有馬車來時，雙方都互相猜疑地不敢快行，至兩車靠近了，彼此對看清楚，才安心地互詢路上的消息，道別分頭前進。

下午五時安抵武川縣城。大家都喜形於色。我們下了車，持着王先生的介紹信去見郭委員，蒙他們殷勤招待，頗感盛情。晚上吃了許多蔬菜，覺得比什麼都好吃。當晚歇宿該處。

武川縣城建築在一小山上。遠望過去，房屋由山麓斜列而上，直到山頂。在車上全城一覽無遺。城中除極少數的幾家磚房外，其餘都是土房。城垣用山坭築成，高僅過人頭。城門同普通房屋大門一樣大小。汽車勉強可以通過。

綏遠受匪患最深的為山北的固陽、陶林、武川三縣。民國十六年與十九年，武川城曾被土匪攻陷兩次，將駐防軍包圍繳械，盤踞數天。連年加以旱災兵燹，老百姓窮苦不堪。有錢的人更乘人之危，放債高利。為各地所鮮見。借債

十元，每月利息一元，有的還不止此數。

全縣人口約十五萬。以農業為主，牧畜爲副。因地廣人稀，小農也有耕地三四頃，中農有地一二十頃，富農有地數十頃至百餘頃。地價：上地每畝一元，中地每畝五角，下地每畝一角至三角。

武川種地不灌肥料，用息土法，將地分區，一年或兩年輪流耕息。因天氣寒冷，每年只有一造。農作物有小麥、莜麥、蕎麥、馬鈴薯、白菜等數種。糧平均每畝收穫好的一石（每石二百六十斤）中等五六斗，（每斗廿六斤）少的一二斗。糧價：小麥每石五六元，莜麥每石二三元，蕎麥每石一二元。馬鈴薯每元二百餘斤。

武川鑛產以煤鐵爲最多，煤各地均產，但開採全用土法，沒有抽水機，一挖至有水，即無法續採，須另挖他溝。該縣所產的煤質地甚劣，普通每元能買七八百斤。最好的也不過一銅元一斤。第四區出產水晶，第二第四兩區出產石

棉。

武川城有小學五所，各區間有小學設立，但沒有中學，也沒有報館。

回抵綏城

十一月一日 晨華氏表五度。

塞外的風味，今天已真正領受到了。我們出了住所到縣政府去，朔風凜冽地吹着，稍爲一鬆脚步，連人也被吹倒。臉和兩手吹得像刀刺般的難受。我們和郭委員都放下皮帽帶，縮着頸，身探向前，一步一步挨步前進，誰也不敢張口說一句話，風吹過來是吃不消的。一直到了縣府門口，大家才伸了一口氣。

「這就是西北風味了。」趙先生搖搖頭說。

「冷的時候還沒有到呢，才是舊曆十月呀！」郭委員答。

「這裏最冷在華氏表零度下幾度？」我問。

「最冷爲華氏表零度下二十幾度。」郭委員答。

我們到了縣府，同席縣長坐談了一會，就回來用午飯。

上午十一時由武川起程，沿途安靜，下午二時回抵綏城。